

# 灵魂不肯离去

吕胜中

读陈文骥的画，依稀若唤出我某次模糊了的经历。

画中空无一人，只有器闹过后宁寂的物。谁们曾在这里渡过怎样的时光？他（她）们是悲是喜是忧是怒？走了很久很久还是刚刚离去？……这也许并不重要。因为万物有灵，有灵的万物把一帧帧自在容颜都凝固在各就各位里——那张着大嘴哭天喊地的臭鞋里曾裹着的一双双臭脚，那悲痛欲绝心灰意冷的龌龊睡裙中曾包装的一躯丰姿，挂上红色领巾的破损藤椅背后有少年忽闪而过，肮脏的牛仔裤撑起了虚张声势的“人”字，内里藏的是一段疲惫的曲膝卑微。

于是我理解了陈文骥平素的不善交际，比如说与人即使是甚好的朋友，也总保持若即若离的架势，从不表现出甚好朋友那般的如胶似漆。但这挡不住他与人的沟通，对人的关注。正如陈文骥不直接面对作品中没有出现的男男女女，却用心赢得了与他（她）们对话的近距离。

艺术家留住了一个个已逝的时空。像一位老练的警官，陈文骥尽职地保护着“现场”，不允许另有旁人在足够的证据上画蛇添足。已经足矣！勿须使任何探测仪器，便看见了全部、听到了全部、嗅出了全部——从揉皱的衣服上每一根褶皱纹到墙皮上暴起的疤痕，从白光灯上报纸的铅印字行到盛风油精的小瓶子，从折叠床上脱漆的锈斑到裤管上的油垢，从磨断了的藤篾到扭曲多次的细铁丝。

于是我领悟了陈文骥日常的少言寡语。比如说人们推举他评说一件生活中的区区小事，他也会微笑着含混过去，仿佛生怕陷入什么大不了的是非之地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能为力于辩解，也不是他放弃主持正义。正如陈文骥对作品中每个现场的态度——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可以听之任之，但绝不肯放弃事件延伸过程中最为恰当的时机。陈文骥用敏捷掌握了可供勘探蛛丝蚂迹的全部条件，记下了散落在情境中的真凭实据。因而不费口舌，便把行为者的真善美彻底揭露在光天化日。

然而，这不是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虚假故事。像面临一张张求贤选萃的试卷，如其说你审阅它，倒不如说它在审阅你。流行的析世经验在这里不灵了！一定之规难住了千条妙计。你深入，画外处处都是顺手可得的实体；你浅出，画里扑捉不到的身影们结成一条条无法结案的谜——为什么铁夹子揪着搓揉百遍的桌布？墙面上钉着一元贫瘠的人民币与舶来的衣物有何联系？旧信袋里倒出一些陈年图钉就像播满一地的种子有意义吗？挂着的碎报纸下垂落出一根有扣未结的电线，更叫人玄不可思。

于是我意会了陈文骥奉行的与世无争。比如说他及其顺应于命运的摆布，也从不去硬夺那些已被占据其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但休要据此而误解了宽容，或者以为弱者可欺他会坐以待毙。正如操纵艺术的陈文骥不是一台被迫开启快门的摄影机。他从世俗的模棱两可中抽身而出，狡诘地把生活现场各种暴不的遗物重新审视，居于像外静观着毫无意义的万千世象纠集在一起所产生的伟大意义。于是便有了一个个虚构了的充满荒诞矛盾充满神秘的真实故事。

我站在陈文骥的画前仔细读完，猛然竟记起了那件想了许久的往事：

我曾于一个白昼里随着生命的洪流卷入一个九曲迷宫，我的形影我的声音我的听觉便在人声鼎沸中顷刻消失。直到夜深了人走了，烟尘消月正皓。只剩下我空荡荡的躯体守着绚烂之后的宁寂。

是欲寻找我失去的东西吗？

于是我面对真干净的白茫茫的大地，用心唤一声魂在哪里。只见得地上的千万双脚印又在频频迈动，千万钧力量拥着我进入神奇的终极。我与谁同唱？我于谁共舞？

看见了！听见了！

——却原来人们的确走了，但灵魂不肯离去。

吕胜中（艺术家）

1993年11月11日